

# 从《知乐亭记》到感兴诗碑

## 朱熹理趣播琼州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张意薇

提到理学大师朱熹与琼州的关系,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为琼州知乐亭以及府学所作的两篇记文。这两处古迹曾因朱子之文名扬四海,如今曾经的亭台楼宇虽已湮没无存,但由朱子之笔架起的历史与哲思的圣殿却依然巍峨屹立。历代琼州士子正是在这种儒家精神的熏陶下,广延诚心立意的中华文脉,续写知乐明理的海南篇章。

### 表彰韩璧“承流宣化”之功

南宋淳熙八年(1182年),朱熹受命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,负责浙东赈灾。次年的七月到九月,他上状劾奏台州知府唐仲友不法,却被宰相王淮轻描淡写为“秀才争闲气”,朱熹在浙东任职仅九个月便离任归家。十月,朱熹应琼州郡守韩璧(字廷玉,福建长乐人)之请,作《琼州知乐亭记》以及《琼州学记》。

据地方志记载,这座始建于宋代的知乐亭依水临城,韩璧将亭址选在了城南的放生池上、谯楼下。后来随着城池扩建,逐渐湮灭不存。清人王廷傅曾有诗咏此亭:

太守知同乐,名亭咏太平。  
高风追望阙,雅化恰编氓。  
元晦文章在,昌黎宦绩成。  
今虽遗迹没,怀古寄深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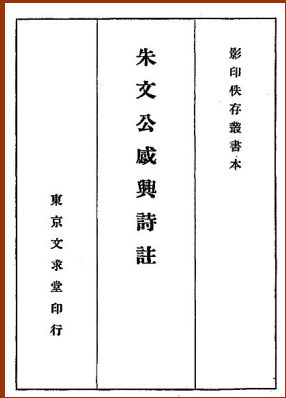
亭名“知乐”源自庄子与惠子辩于濠梁之上的典故。庄子于桥上可知水中游鱼的快乐,智者能够以己体物,移情同感,是谓“知乐”。韩璧虽只在琼州当了两年官,却得到了琼州百姓的认可,他对自己不俗的政绩也颇为欢喜,虽寄身于距中州万里之外的海岛,也能自恰、自适、自豪,得会心同乐之妙。据说登临此亭,向北可以在云天缥缈间膜拜帝都,或许还可以远眺前朝流贬于此的宰相李德裕修建的望阙亭。在知乐亭上,平日里百姓们可以观景瞭望、祷祝祈福;到了节日,这里便成了男男女女欢歌曼舞以庆太平的舞台。

朱熹夸赞韩璧和之前朝廷委派的那些贪官污吏截然不同,他将韩璧视作为官的典范,直言写《知乐亭记》的目的就是希望凡是以后到琼州做地方官的人,都能够领悟韩璧的睿智与仁心,并效法他的为政举措。

想那数日前被朱熹弹劾了六次的台州前知唐仲友,也算是一代名流。但他为官行事功利、急切,身居浙东膏腴之地,集资建桥却设卡收重税,将酒业垄断专营以大肆敛财,还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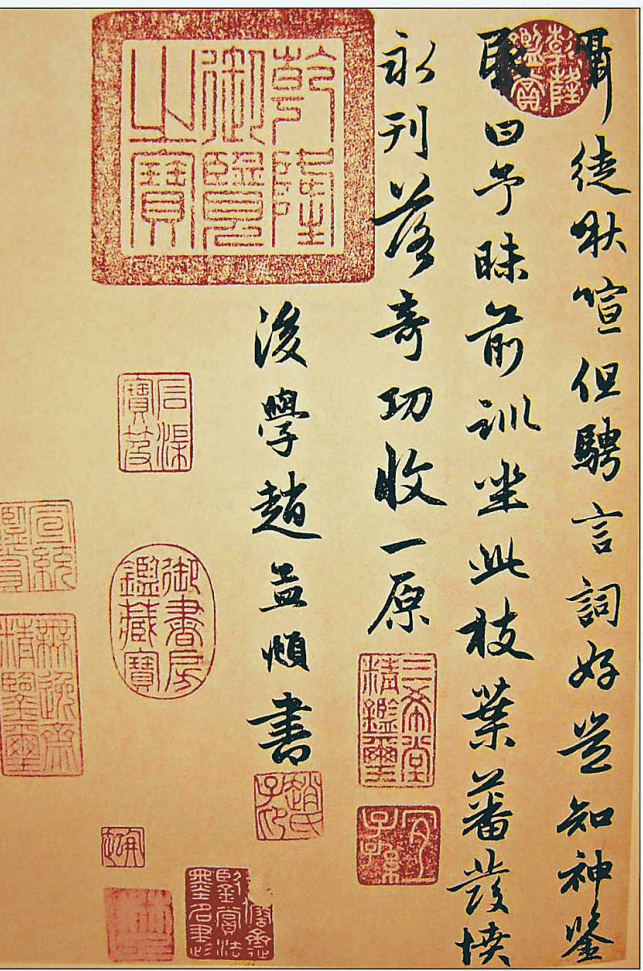
朱熹画像



日本出版的朱熹感兴诗注

顾荒年,擅自提高秋苗税,委派酷吏坐镇各县刻急催督税租,搞得民不聊生,怨声载道。怎如这韩璧?虽任职广西、海南这样少数民族众多的边疆险远之地,却以革除陋俗,承流宣化为己任。上任便着手“正田亩之籍,薄盐米之征,教之以耕耨灌溉之法,而绌其官吏无状者”,即重勘田畴户籍、降低盐米赋税、传播农业技术,同时整顿吏治,把那些尸位素餐的庸官懒政者一律罢免。他还常亲自下田劳作,毫不懈怠。韩璧的治邦之策实施了一年后,琼州的民风民俗为之一变,连黎族百姓也对这位勤政爱民的父母官生出敬慕,开始愿意交纳田税了。

琼州的经济得到行之有效的整顿治理后,韩璧又大力兴办教育,每天将儒家的伦理纲常向百姓宣教陈说,并且树立典型,表彰宣传先进、砥砺督促后进。朱熹认为韩璧在为政的思路以上民生为本、德育为翼的做法很值得后人借鉴。若父母官都能以韩璧为榜样,为政有体、教而有效、民风向善,那么何忧这险远之地不会出现“民生日厚、民德日新”的太平景象呢?圣王的教化也不会因为地域的远近而走样变味,普



赵孟頫行书《朱子感兴诗并序》

天之下哪有真正不可以承教的百姓呢? (“王化之纯无远途矣,世岂有绝不可教之民?”)

### 勉励琼州士子学宗本心

修缮官学是韩璧推进文教的重要举措之一。让他忧心的是,琼岛孤悬海外,读书人本来就少,即便出了几个知书的士子,他们在文辞记诵上也不如北方的学士,在科场难以得意骋才,便没有机会考取功名、建功立业向世人证明自己。如今琼州学宫已落成,却不知它能否成为提振琼岛州学的起点和契机呢?

韩璧修书一封,并附学宫形制图纸,希望朱熹能给琼州学子写点勉励的话。朱熹看到韩璧送来的书信与图纸后,抛开对浩大工程的描摹与颂美,写成了包蕴理学思想精华的《琼州学记》。朱熹先论及伦理纲常本自天道,恒存于人固有的身心之中。“圣王之教,因其固有,还以导之,使不忘乎其初”,儒家教化的宗旨和路径是因循人固有的天性加以疏导指引,使人不忘天赋的美德与法则。学校、师儒、诗书、礼乐……这些都是为明理、传教而设。

引述韩璧的信后,朱熹一

语击中琼州文士凋敝、功业不显的根源其实在于修习的思路和理念上出了问题:文辞的记诵其实是无关紧要的学问末流,永葆初心,秉持、发扬“身心之所固有”,才能德成行修。最后,朱熹引用了《诗·大雅·蒸(烝)民》首章:“天生蒸民,有物有则。民之秉彝,好是懿德。”(朱子诗集传注:蒸,众。则,法。秉,执。彝,常。懿,美。)人的常性是上天所赐,追求美德是与生俱来的天性,不会因时代的变迁以及地域的远近而改变。良好的教育引导在个人成长修行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,而学宗本心、追求美德才能成人、成材。

### 《斋居感兴》对琼州理趣诗的影响

据《粤东金石略》记载,琼州府学曾有朱子学记的刻碑以及朱子所提写的明伦堂匾额,这可谓海南对朱子理学的一次直接吸纳。清乾隆年间,府学宫曾被台风刮倒,知府萧应植擅书法,曾将此碑重写重刻(1773年),复立于学宫。六百余年沧海桑田,宋元明清数代更迭变迁,朱子理学一直是古代海南学宫的主要教学内容,

对琼州文教影响深远。明成化年间,广东按察司副使涂棻命令精于篆刻的工匠杨杲将朱熹《斋居感兴》二十首抄写、镌刻在四方碑上,以营造明理乐学的氛围,供琼州学子瞻仰诵读。此碑高八尺有余,四面每面宽两尺,宏大肃穆。除了落款处楷书外,碑文字体皆为大二寸多的隶书,苍劲古逸,大有三国时期著名书法家梁鹄所书《孔子庙碑》的笔意,很是难得。学宫旧址改为雁峰书院后,四方碑一度被置于讲堂前东边的台阶上。

这组哲理诗探微入奥,写成于乾道壬辰年间(1172年),即朱熹理学形成最重要的寒泉精舍时期。朱熹的生前身后,都有后学希望通过这组诗来把握朱子理学的真谛。在海南先贤中,丘潜、王承烈、张岳崧、符家麟等人的理趣诗都受到了朱熹感兴诗的影响。

譬如,丘潜在《夜坐和曲江感遇诗韵》的首篇有“天机一何深,神理亦已精。云胡契其妙,勉旃惟思诚”之句,申明宇宙造化的本原在于“理”,而人怎样契合此理呢?唯有诚意正心,即朱子所谓“妙契一俯仰”“人文已宣朗”(《斋居感兴·一》),不必藉由河图洛书的启示,俯仰天地之间依本心即可体察天地之至理。

张岳崧的《感兴》中“道根不可究,枝条徒增繁。刊落以为训,思哉摩兜鞬”句,直接化用了朱子诗末句:“曰余昧前训,坐此枝叶繁。发愤永刊落,奇功收一原”。(《斋居感兴·二十》)朱熹的大意是感叹平时著述很多,但是道统难传,真正领悟他书中所说道理的人极少,不如干脆把书都删了,通过“无言”以达到返归本原的功绩。张岳崧也扼腕叹惋,却更重实践:学问末流已经偏离了“道”的本原,而青春韶华随着岁月奔突而逝,不如抛开书本、冲破樊笼,背弓搭箭去追求一番自由的天地!

因黄宗羲曾把朱熹的“去人欲、存天理”释为“存天理、灭人欲”,后世对朱子理学产生了很多误解。其实,“去人欲”是去掉过分的贪婪的欲望,而正常的欲望就是天理。我们试读《感兴诗四》:

“静观灵台妙,万化此从出。云胡自芜秽,反受众形役。厚味纷朵颐,妍姿坐倾国。崩奔不自悟,驰鹜靡终毕。”

人心若陷溺于饮食男女的欲望中,放纵追求不知停止,那么人就会被物欲所控制、失去主宰。从某种角度讲,朱子在文教上对后代影响深远。📖